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E-mail: www.3207@163.com

征集电话: (0531) 851 93207

父亲,我记忆中的一片浮云

□刘明耀

在我的脑海里,对父亲的记忆像是片片浮云。更多的空间,是靠自己的想象来弥补的。

我的父亲名许尚清,出生于1912年(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今年是他的百年冥诞。

自从我1987年出国后,在北美已经生活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很少用中文写东西,提笔忘字,十分尴尬。昨日通过互联网,读了弟弟写的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十分激动。夜不能寐,欣然提笔,写下这数段文字以慰父亲在天之灵。

济南军区总医院,原在解放军作战序列中排第九十医院,又称九〇医院,是一所在泉城、在山东颇具盛誉的部队医院。1955年,我的父亲被调往济南北郊的金牛山,参与组建这所医院。那时的我才1岁,哥哥也刚3岁,随同父母一起,从白马山原山东军区直属医院搬往了金牛山。两个弟弟均在总医院出生。我们和其他几个为数不多的孩子,随父母成为这个医院的“元勋”。

然而,1958年,由于“政治原因”,父亲一个人被下放到山东惠民,成了当地级别最高、工资最高的知识分子。十年动乱中,他受到长期不公正待遇,在医院里打杂,每天去城外十几里的地方拉水。父亲的“历史问题”,经十多年才给予平反。这个政治上的阴影,成为我家痛楚的伤疤,无人敢碰,没有人愿意问个清楚,至今成为一个谜。

我们都十分后悔,没有在父亲健在之时与他多些沟通。

我们对父亲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

我的祖父当年是济宁教堂里的工友,收入很低,唯一欣慰的是可以送子女入教会学校。父亲说,那时家里很穷,吃不饱饭,更没有钱买菜。用花椒炒些粗盐粒,碾成碎末,每天带饭时撒上少许。那时候,教会学校毕业的孩子不被公立学校承认,不能升中学。父亲只能去滕县教会办的中学读书,半工半读。高中毕业后,仍然不能继续学习,父亲又去江西九江一所教会办的医科学校就读,依然是半工半读,每天在教会医院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上夜校读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参加了红十字会组织的战地救护队,参加了保卫九江的战役。九江失守,退往武汉,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

从历史资料和电影里看到,保卫武汉的战斗十分惨烈,日寇在长江上用军舰封锁江面,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大军围攻。

武汉失陷后,父亲参加了国民党部队,随部队退守大西南,在云贵一带作战。父亲说,西南多山地、多雨水,十分潮湿,很多人生脚气。当时缺医少药,就用当地的土烧酒来擦脚、泡脚,这些酒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国酒——茅台酒。

我时常想起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那位军医。他本是学的兽医,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承担起救治伤员的任务。每当弟兄们牺牲了,再苦再难,他都要搞点吃的,让弟兄们吃饱了上路。我的父亲

是个医学夜校没有毕业的學生,虽然不是兽医,也强不到哪儿去。后来又看《滇西一九四四》,看到那些惨烈的战争场面,我常常一边流泪,一边悄悄地问:“爸爸,这些国军的弟兄们中有你吗?”

1945年,抗战胜利了。国军在上海组建国防医学院,父亲考入了国防医学院,开始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有一次,父亲稍有忘情地告诉我,在他离开老部队赴军校学习时,他的长官黄维将军请他吃了饭。当时,我还很小,许多年后才知道,国军中将黄维是当时的抗日名将,淮海战役中被共产党的部队俘虏,后来成为著名的民主人士。

1949年,父亲在北平毕业实习时,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加入共产党的部队。

记得上小学时,班上有个同学叫龙相明,他的爸爸是个老红军,抢渡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我曾经自豪地告诉龙伯伯:“我的父亲也参加过抗日战

争!”龙伯伯眼睛一亮,激动地问我:“你的父亲是哪个部队的?”我当时也十分奇怪,是啊,怎么从来没听父亲提起过他所在的部队?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就是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问题”,使得父亲蒙受了长期的不白之冤。

1987年,我告别母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前身是原国军国防医学院)出国留学,父亲到上海来为我送行。

四十年后,父亲重新踏进母校的校园,父子俩都很激动。父亲拜访了几位老同学。看到那些受人尊敬的老教授与父亲握手,互称学长,我才意识到,我的脉管里流的是父亲的血,是一位军人、学者、医生的血。子承父业,我会让父亲为我骄傲的。

1992年,父母来加拿大探亲。这是我记事后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一年。父亲少言寡语,生活十分俭朴。每天早上外出运

动,一走就是十几里路。加拿大的冬季很长,无法外出,他就沿着大楼的楼梯上下,一天几次。二十层高的大楼,如此大的运动量,就是年轻人也很难做到。父亲用以前学过的几句英语,与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和住客交谈。楼里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但是知道我是那位中国老人的儿子。父亲每周上教堂,教会里人人都敬他是最年长也是教龄最长的弟兄,父亲在教会里人缘很好。

一晃又到续签证的时间了,移民官主动建议为我的父母申请移民。母亲惦记着国内的儿孙,执意要回国。我建议父亲留下来。他说:“我这一辈子,你妈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我和妻子有幸在多伦多为父亲庆祝八十大寿。我们在龙城商场一家比较高档的中餐馆吃饭。看着桌上丰盛的饭菜,一向节俭的父亲没说什么,接受了儿女们的一片孝心。那一天,父亲说:“从心理上和生活上,我都感觉像是六十岁!”我说:“这好啊!愿父母永远年轻。”

我们全家到美加边境上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览。听着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看着大瀑布卷起的冲天云雾,父亲这位八十老翁兴奋得像个孩子,一向寡言的老人甚至脱口念出一首打油诗。此后,每当我再访大瀑布,看着那直上蓝天的浮云,就忍不住想起父亲。看着那横跨两岸的彩虹,我就祝愿在彩虹桥上漫步的父母,一路浏览着美景,走向他们心目中的天国。

逝者档案

- 姓名:许尚清
- 终年:93岁
- 籍贯:山东省济宁市唐口镇寺下许村
- 生前身份:山东滨州(惠民)中心医院医生



▲1979年本文作者(右后)和弟弟去山东惠民看望刚刚平反不久的父亲(前)时的合影

让父亲浮想联翩的40岁以后的我

□周国勇

刚懂事那年,村里来了个据说十算九准的算命先生。白天忙活着给村民们指点迷津折腾了一天的他,当晚就住在我家。跟我父亲小酌几杯之后,他仔细端详我们,给我们四兄弟一一算命——当然不再收酬金了,用饭钱抵消。

“农民。”算命先生瞅瞅我大哥,不假思索地说。

“农民。”他看看我二哥,不假思索地说。

“农民。”他瞄瞄我三哥,仍旧不假思索地说。

“哎——”我听到父亲清晰地长叹了一口气,端着酒杯的手在空中“咯噔”了一下,然后无力地垂下。父亲这个优雅至极的动作本意是跟算命先生干杯的,但是,此时此刻,他显然已经丧失了干杯的兴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仔会打洞。无法改变,无法改变的事实啊。”父亲像是在给算命先生刚才的卜卦总结,又像是在无助地自嘲。

“那不见得!”算命先生一拍大腿,像是被野蜂蜇了,惊呼起来:“这个小的不一样,让我再仔细瞧瞧……”说着,还亲自端起煤油灯凑近我的脸庞。

“怎么个不一样法?”父亲眼睛一亮,顿时来了精神。

“天庭饱满,鼻直口阔,方面大耳,将来肯定不一样。不过,天机不可泄露,小家伙40岁以后一定有小车坐,我只

能透露这么一点了。”算命先生居然卖起了关子。

哈哈,话说到这个地步,再傻的人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在我童年那样的年代,能坐上小车的是何等人物?至少得是县太爷这一级别的官员。坐小车就如同古代坐轿,没有一定身份的人是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简单的道理连脑子简单得如同我父亲一样的农民伯伯都懂。

“家无读书子,哪来做官人。”这句话是我的文盲父亲听村里代课老师李大炮说的。父亲和李大炮三天两头就凑一起喝酒,这使得老实巴交的父亲居然也感染上了一丝丝文人的气息。李大炮对我父亲千叮万嘱咐,要想你将来有出息,你砸锅卖铁都得扶他读大学。

父亲不仅仅教导我努力读书,当然也教导我的三个哥哥努力读书,因为父亲想探知那个算命先生是不是喝了咱家的几杯酒就存心糊弄他。

大哥读完五年级不读了,原因是考不上初中。二哥读完初一不读了,原因是经常旷课被学校开除。三哥读完初中,连续补习三年考不上高中,老师把我父亲叫去郑重其事地说:“家光不是读书的料,你看看把他带回家和你犁田耙地吧,他也老大不小了。”家光是我三哥的名字,父亲听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最后轮到我“上阵”,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最后考上一所师范大学。“乖乖隆滴

咚”,事情居然出奇地顺利,顺利得我父亲笑得合不拢嘴。

我25岁工作,在某个乡中学任教。父亲开始看到一点点曙光了,因为他听人说,我们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都是老师改行过来的。“别看我儿子今天是教师,将来可就不一样了。”我父亲逢人便对人家这样说。

然而,当我35岁了依然在那所中学任教时,父亲有点疑惑了,有点坐不住了,催我,“你得想办法尽快改行,我们支持你,家里的老母鸡你来看看,送给能办事的人,只要办成事,值!”

我39岁那年,仍在中学任教,我自叹:“完了!爹,看来你不能指望我了。”“完狗屁!妻子牙70岁才拜相呢,我就不信。”父亲听李大炮说过妻子牙的故事,瞧瞧!他居然拿妻子牙来安慰我。

“爹,要不明天我马上买一辆小车,那不天天有小车坐了吗?现在便宜的小车三五万就可以了。”

“那不成,那不一样。”父亲不停念叨着。

谁也没想到,我40岁那年居然改行当记者了。每天坐免费小车下基层采访忙得不亦乐乎。

回老家看望父亲的时候,我把坐小车的事跟他说起,他沉默良久:“难道,难道那算命先生说的40岁以后一定有小车坐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吗?”

火车上的父亲

□范家生

那位父亲很年轻,三十岁左右,清瘦的面孔上架着副眼镜,穿一身运动装。

也许是列车比较拥挤嘈杂,也许是列车空气不好,五六个月大的小男孩在他的怀里不停地蠕动挣扎。他从铺上站起来,选择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把孩子搂在怀里,从这个铺走到那个铺,从一个窗口移到另一个窗口,让孩子摸摸床铺,扯扯窗帘,不时地指着窗外的景色说一些孩子根本听不懂的话。他用这种方式一点一点地打发与消磨时间。

小男孩长得非常可爱,不论男女老幼,只要看到他,都想用手摸一摸他那粉嘟嘟的小脸蛋,同时还搭上一张笑脸,逗得孩子不时绽放出天使般的笑容。也许是横抱着时间长了,他把孩子立起来,趴在自己的肩头,轻轻地拍着,嘴里一首接一首地背着唐诗。这时有乘客发现他的腰带扣已经偏到一边,于是提醒,他憨厚地笑了笑:呀,谢谢。我故意这样的,不然,会磨到宝宝。

没有母乳,每隔三四个小时孩子就要吃一次奶。他就拿着奶瓶到开水间,把奶瓶烫一烫,然后回到座位将早已准备好的凉开水倒进奶瓶并配好奶粉,接着再

把开水倒进去。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以后,他便把孩子从母亲的怀里接过来喂奶。为了让宝宝舒服,父亲一条腿搭在床沿上,一条腿支在地上,形成一个斜坡。

每次喂奶孩子都要撒尿,而且尿得很高、尿得很远。这时,父亲就会腾出手来在孩子撒尿的方向用手挡一挡,母亲赶紧将卫生纸递了过来。我们都笑着说,没事,让他尿吧!父亲总是面带微笑:不能把你们的床铺尿湿了。

玩累了,夜来了,孩子要睡觉了。父亲把铺上的被子折成三折,翻过来,头尾各折回一点,从折叠部分扒开,形成一个小小被窝,把宝宝放进去,然后再将扒开的被子翻回来,这样宝宝躺着很舒服,因为下面松软,上面不重而且很暖和。

列车行进难免有风,于是,父亲便把自己随身带的一件西服上衣盖在宝宝的身上。夜里,父亲蜷缩着身子躺在宝宝的脚边,一有动静便起身看看,不是把尿就是喂奶,一夜爬起,躺倒好多次。

曾经,我们也享受过这样的父爱;或许,我们也即将履行父亲的义务。但无论是享受还是付出,都应该懂得感恩,知晓回报。

人间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人间